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十目次

篤行

明

翰林檢討秦性初初　吉安通判吳源潔潭

陸賢良宗秀 子珪獻瑜瑾附　錢清舟人丁能

袁仲仁大珍　包侍郎懷德

陸國平平　教諭戴育之櫝

高叔胥宗浙 吳淵周端附　古直王仁輔佐

閻廷實璋 子元璧附　劉敬先儆

秦從王汝林　尚義仇必顯

楊允恭欽　刑部主事何瞻

李貴　劉景儀鳳

徐蒙六　孝廉張朝貢瑫

夏叔厭　解元盧中夫楷

陸本深源　俞統

古人趙廷時元鄒　夏世康安

教授周良佐相　周舜龍廷澤子禎礽祚禪附

張守度尺　鄭飲賓修

徐望之文彪二子徐子元昴禮附　夏雷子日葵附

周繼賓夢秀　給諫周孟登崑

陸惠順美　鎮江通判陶公重廷錦

兩浙名賢錄卷十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七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睿原嗣哲氏閱

獨行

明 共六十三人

鄭好義士利

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游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冊書空印

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 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怒莫敢諫士利獨歎曰 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僕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

不但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
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
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
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
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
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
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
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
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

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 陛下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决每歸逆旅則杜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苦耳我以觸 天子怒必受

嗣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何如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獄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容印者

樵雲王尹成瓛

王瓛字尹成世居永嘉之華蓋鄉英橋里俱有隱德以

毋孝終而偶單傳至鰥乃遘有爸子鰥性孝友而急行義少侍其父珍謹甚恒韋韝而治饔膳既成則衣冠祇薦之間小失父意長跪謝過非命之起不起也鰥善耕以其羨規為子母之息宛轉佐歲恒不乏七子者瓔珊瑀珙璪瑩瑊鰥先後為起甲第相望鰥又好施予以屬赴人之急比隣火數十百家皆燼鰥捐廪而畀之俾屬力自取給其他孤寡毋論賙戚以千計衣食鰥者庫吏也七子之子二十八曰埏坦堅壯在墐墩境封佳壀堦塍厲基壇墭均堅堪隆埧增填垩垣塾埌二十八子之

子九十四而始有以詩書之業起者猶然用子孫顯曰封右通政鈕南雍教授贈大理少卿某訓導錫九十八子之子二百六子而益顯曰太理寺丞清左叅議澂國子祭酒澂鴻臚序班良慶鴻臚署丞叔懋按察副使叔果叔杲僉事贈太僕少卿德光祿署丞叔本三百五十子之子四百九十而爲鄉進士熹如珪光藴錦衣千戶如璧其穎出者且未艾也英橋固多山其初磊砢不可道濯莽相屬自瓤爲七第而各以其力自闢數里之內鱗次櫛比成大都初瓤之既葬艾珍也忍不能去廬於

秀扁曰樵雲性喜吟多與其社中人唱和社中人亦遂呼之曰樵雲公弇州王世貞為之傳

御史余公文郁

余郁字公文淳安人洪武初以薦辟入朝獻天馬詩稱旨授陝西道御史以清謹聞尋坐事謫夔門時太史宋濂卒於蜀葬無定冢郁結廬其上守護唯謹後有鄭楷者濂弟子也為蜀藩長史過夔郁泣而囑之曰吾為若師守墓三十餘年今子來有託矣啓諸獻王改卜成都夔人高其誼立祠祀之至今不絶

梅景和熙

梅熙字景和通經有學行少受業於番陽朱公遷別餘二十年千里聞訃熙至番陽爲服心喪時人義之洪武初舉博學明經撫安永軍民卒於官

殷原善 兄近仁附

殷原善嘉典人與兄近仁友愛無間洪武初近仁舉孝弟知平遠獻所著涖政戒銘二十四篇授廣西布政與妻皆卒官所遺三男一女咸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如已出親友諷之娶原善泣曰兄嫂不幸皆蚤世遺孤煢

是使我娶而不賢則諸孤將安託哉且娶者以爲後也諸孤嘗有爲吾後者娶復何益終不復娶撫教婚嫁皆得其所鄉邦稱義焉

海州同知許國器愍

許愍字國器海寧人生而不凡器度舒如應物酬酢必依長厚元季歲歉發家儲賑貸復以萬戶長督海運抵大都授杭州路治中不就時紅巾賊起愍倡子弟之義勇戰却之事聞復授以前職愍堅執雅操終辭不就明興求賢邑以愍應 詔授承事郎海州同知在官六載

以績著。

宋咏古

宋咏古會稽之宋家店人也。少讀書知大義。長而能詩隱居不仕。當建文遜位時。咏古每於夜深疊卓從星月下北向以祭。祭畢且痛哭。如是者月餘。爲讐家所告。遂逮捕。其子某請代。咏古乃得釋。人謂忠臣孝子萃於一門。

劉閔[illegible]均美 壻張璟附

劉均美號閔[illegible]。世以醫名。均美讀書通大義。性孝友異

母弟勝生三歲父病且革顧均美循勝有所囑而不能言均美泣曰大人寬心他日當如大人意父肯首始瞑目均美爲教養長有立娶妻至生子盡以父屋產讓勝而自構屋北郭甘泉里以居洪武間以闕右實京師居織錦坊仍以醫行喜居善藥售不二價又喜施病而貧者故四方持重價走均美所求者日無算而貧無錢走丐者亦無算均美旦起視丐先之而始次第及市者其言曰罔俾丐藥者自嫌不來也均美尤喜從士大夫游士大夫亦多均美之義一時知名若翰林學士特爲

書正心堂記楊士奇諸公亦皆有詩歌贈遺郡人許耿遊太學貧無以自給均美舍之家助死爲殯斂歸其棺以葬暮年術益精活人益多譽益遠壽九十卒子用賓孝友世其家孫琮性孤潔不妄交接工詩琮子莊鄉貢進士早亡均美壻張璟天性善淳家富累萬金悉以讓其兄不留一錢自私父臨歿語之曰爲汝埋黃金首飾白金三千餘兩土中他日可取爲用也後兄蕩廢樓響不堪璟特告兄埋金處盡奉之一無所取鄉邦稱爲善人

汪慶衍灌

汪灌字慶衍婺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患難人有故叩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催役不均而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父兄則吾屬子弟也顧聽恩圯義而鬨於役者獨憚追胥科繇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須錢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裒金以畀當役者役之先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

於家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願與父兄商之衆翕然稱善即日立約束無敢違者既又以裒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竣於役而返則會衆擊豕釃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一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太守吳公大善之延灌等及他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饑民羣起爲寇攘以抹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以爲也此直丐升斗抹死耳下片符可致何

侯兵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宗乃悟、然猶遣邏檢與俱。灌止邏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不畢集。吏覲功、悉論以死。灌詣府伏庭下不起、曰、是曹束手隨檄來、未嘗扞法也。今以逆論之、後復無凶歲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悟、亟解散其獄、特黥者二人而已。其著信如此。

阿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

馬則乘牛則喘踉蹌老僕乃費我藜羹阿寄歎曰嘻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歷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

之備爲一爐一兒僅敝縕稱體而已田汝成曰阿寄事
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
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
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則德色也阿寄村鄙之
民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
斃而後已嗚呼不可及已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
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過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
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則縉
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以此奉君親雖謂之大忠

純孝可也

王叔豐稌

王稌字叔豐義烏人學士褘之孫國子傳士紳之子也自幼潛心勉學傳覽羣書受業於方孝儒以文行重於士林及孝儒被刑狼籍人莫敢收稌與鄭栁潛至聚寶門外求其骸骨以歸坐逮繫獄 文皇念褘忠特宥之且用稌稌辭疾終其身讀書青巖山下稌與童景肅書言痛念遐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摟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

之心者自能默識而謹藏之矣稌遂輯方氏遺文爲厎緘集後百年始傳

周彥華子輝 妻俞氏子孟曉附

周子輝字彥華遂昌之西隅人也弟子忠永樂初被誣以死罪連坐妻孥子輝謂其妻俞曰吾弟旣死雖有二子尚幼未能保其必嗣也若長姪與母俱就死吾忍吾弟弗嗣乎妻曰然則奈何盍以吾次子孟曉代之子輝曰是吾意也卽召孟曉泣而語之故孟曉慨然請行時年纔十四耳臨刑顏色不變人以爲尤難子輝與妻愛

其二子若巳生訓之成立俾以田置產業均分予歷[illegible]

人義之以爲令之伯道云

翰林檢討秦性初

秦初字性初山陰人卓有行誼居太學時 同舍生以使命出妻死無主初爲之經紀喪事甚周有 □劾者除後山衛經歷當之任貧無以治裝初解所乘驂資遣之徒步以歸永樂中舉進士官翰林檢討

吉安通判巽源潔潭

巽潭字源潔廬陵之遂昌人也少爲諸生以仁厚稱嘗出

行道上見一人號泣赴水潭詰其故曰縣官徵租急無以償適鬻產得金將以輸官因醉道遺覺而覓之不待也夫鬻產以逭罰也失金無輸則公私益困矣不死何待潭力止之因紿曰拾金者我也而第隨我歸舉以授子耳何死爲其人收涕謝遂隨潭歸潭止之堂上飲食之急令人鬻家具如其數以償失金者得不死未幾領北闈鄉薦授理常德終吉安通判所在以治績聞

陸賢良宗秀 子珪 瓛 瑜 瑾 附

陸宗秀平湖人宋樞密副使旋吉之九世孫也為人敦

僚有至行永樂甲辰應賢良詔徵至京入白 仁廟新御
極宗秀方巾布袍引見 上異其禮貌從容命進扆前
問曰如何則天下太平宗秀叩頭對曰皇帝親賢納
善大臣秉公持正自然太平 上悅曰好言語公卿在
列者皆悚然既罷出太學士黃淮以鄉人揖宗秀與語
入問先生何字對曰小民名實字宗秀鄉里謬以字稱
今既 上聞謹易字為名別無字也淮歎曰先生一言
一動皆合禮留京邸數日以疾辭賜寶鈔銀幣還正統
五年歲飢宗秀傾家廩助賑事聞賜勅褒獎表其門曰

尚義子珪字廷玉景泰六年飢疫明年飢益甚珪與弟璘瑜瓘共出穀五千餘斛以賑有司上其事詔授珪廸功郎兄弟四人皆賜宴光祿珪以德義著於鄉鄉人有不平事皆就之取直不至官府邑初建學珪與沈氏共任之落成令酌酒祝曰願爾兩家世世衣冠弗絕也其後陞之孫淞沈之孫瑋俱發解

錢清舟人丁能

丁能山陰錢清舟人也嘗夜載衆賈至東關詰朝衆散去遺銀一囊能艤舟候賈還而返之久不至携歸明日

將復往婦匯之日而終歲往來風波中不過得數金猶無以糊其口今安坐而得此吾夫婦足以衣食半世此殆天賜也顧安所得遺金者而還之能曰吾寧逃富邪抑物各有分彼辛苦營之而卒然失去怖且喪身吾何安終往候得金主感謝欲酬以半堅拒不受

袁仲仁大珍

袁大珍字仲仁金華人也居家以孝友聞從兄大通客死永嘉大珍親走數百里持喪歸葬寡嫂無子如母養之終其身友人張彥修以滇司經歷致仕居家一旦夫

姚俱爲仇家所殺盡掠其財一女銀奴甫生大珍聞變往哭之慟抱其女歸付妻撫之如巳女即其二櫬歛其夫婦合窆之日夜爲蹤跡其賊盡獲之付於法當是時大珍之義聲動天地郡俗民死無葬地者多焚屍沉其骨於河大珍憫之負郭有沃地若干畝價值五千餘緡悉捐之爲義冢復出巳帑架石梁造渡舟以便行者民之免於徒涉大珍力也大珍爲人慨慷臨事重然諾不苟取與每讀書遇古忠義事輒欲衽又之且曰爲士當如是尤好交納士友鄉里咸加敬愛稱義士云

包侍郎懷德

包懷德蘭谿人方其爲諸生時與同邑胡生文善同庠研書既而懷德貴以侍郎在位而文善亦以進士出身爲主事居京邸文善病革懷德往訣文善泣語曰吾無子止一女見託能爲終始乎懷德抆淚應之曰諾既而文善與妻相繼卒懷德抱其女歸囑妻育之如己女未幾懷德致政歸而其女之齒長矣擇婿得祝生將字之懷德與文善居相去幾二十里文善雖死而故居尚存懷德先事令人分其室爲三夫婦引其女抵文善居已

處左楹妻與女處右楹虛其中設丈蓋夫妻神位至日
備祭筵爲文以聘嫁告命女拜已復拜其婦懷德長號
痛哭然後行婚禮遣嫁之奩具皆備焉當時稱友誼之
篤不以死生易心者無不稱包侍郎云

陸國平

陸平字國平世居海鹽事父母盡孝事伯父如父懇讓
歸先業起徒手以財雄平生好施處事有斷里有訟者
爭就質言出而解洪熙改元歲大歉民食草木平盡免
所貸錢穀作粥以食老弱餓者多全活正統壬戌至景

太乙亥屢飢前後入粟五千餘石麥八百斛佐有司賑濟詔旌爲義民表其宅入京謝恩賜宴光祿寺授教官先是嘗因事被誣繫獄凡三載連逮者多死平竟得白以蹟榮壽人以爲行義之報

教諭戴育之櫝

戴櫝字育之鄞人鞏昌太守浩之子也浩歸自鞏昌先世田廬外無一長物晚值歉僅存一小樓櫝市宅郡城迎二親以養旦夕起居辨色怡悅舞出入扶掖左右贏將資東修嘗致甘旨至歿猶孺慕終身語及輒泣下

其庶兄析產舉其優者還之弟補府掾鬻己田以償所
輸女兄子負官錢逮治峻急力助之護免諸甥家中落
輕貲周恤逾耄弗替賑窮賙乏雖蹶蹶恒恐不盡爲博
士弟子員授興化府學訓導以身爲教庶其貧者賑之
士翕然歸心尋陞連城教諭卽肎義免就子養封既歸
足不跡公府縉紳耆英之會間一赴之里閈過從布衣
徒步以一僮自隨至大耊益抑抑畏歛對客必自名郎
家居未嘗中廂而坐食不重味衣華綺者輒不御尤好
稱人善而匿其過一日家人被盜邏者廉得之懼惶遽

縱遣且舉所盜物畀之曰吾知若貧毋恐也鄉人竊叩而浮其直或以爲言櫝曰彼失其業忍與較錙銖乎毋怒已量人非義之獲一毫弗覬也自少至老無設語無惰容中心澹然寡於嗜欲閉樓危坐終日讀書賦詩有茂軒稿若干卷藏於家子鼉巳未進士官終潯甸府知府鯨癸未進士仕至福建參議鱉丁丑進士歷官巡撫四川都御史別有傳鰲乙未進士以水部主事治徐州洪政績章著而恤災救患尤所孳孳上會試一同舟者得厲疾諸人各弃去鰲獨周旋其間湯藥飲含靡不盡

力太僕少卿徐佩道徐暴殂出已貲爲治斂事其赴人之急皆此類也高才早世人共惜之

高叔胥宗淅 吳淵周端附

高宗淅字叔胥山陰人讀書好禮積而能散嘗捐山七十畝爲義阡給櫬以葬貧者里有衣纓之裔盜其牛或以其人告輒諱而隱之不忍汚其世正統庚申歲大飢糶傍郡米七百斛歸給鄉人全活甚衆明年飢又出私粟助公貸後二年又飢亦如之時同邑吳淵周端並出粟千石助賑有司上其事詔遣行人謬恂賫勅旌之三

氏子孫至今繁衍昌大爲山陰世家

古直王仁輔佐

王佐字仁輔後去車爲甫台之黃巖人博學工詩漫遊京師有鄉人坐事者佐候諸官官併捕候者詗其罪甚急佐甘拷掠卒不言所在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中不與衆囚伍李主事廷美奇之檢其衣中得柯學士所遺詩問之曰爾能詩耶使賦日影詩成獄之歸長揖出獄獄吏皆大笑然佐亦自是得名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竹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壺酒出飲一

再句已復鐫之以出尤工字學嘗作草書值掾吏至擲筆曰違敗吾興羣吏欲毆之或俾自爲計佐曰吾固嘗毆毆則吾名益彰一日過諸塗竟被毆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曰我果爲爵祿圖邪豈科舉乎則答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歡曰此亦功名事業也沈按察仲律嘗值佐詢其邑里名跡不置佐曰不須問大抵奇怪人耳李學士東陽爲作傳稱古直有曰周官稱四民斑固表人物列九流魏晉以來中正第九品予雅知古直然不能目其爲何如人也作王

古直傳

閻廷實璋子元璧附

閻璋字廷實鄞人也父可信敦樸善良與物無競時稱長者璋世其德益寬大坦夷待人以誠家素豐於財人貸輒應或不償輒不責其償已而復貸輒復應之或費其過則曰彼誠厄於乏耳今饑且死忍勿賑之乎或以產售酬之率倍其直入市貿物必以嘉穀即弗嘉必鼓簸揚精乃已以甲戶應里役所隸戶或貧弗及時輸輒代之而徐使償焉即弗償弗較也里有爭訟求平率以

誠欸訾曉莫不帖帖去隣有補遷者故儲也盜其禾舉儲梭得之欲詣官告除盜璋私於子曰數斛穀乃足盡人命耶遂諭遷而遣之遷卒感悔不復盜居家孝友恭儉內外雍睦處族衆尤謙謙執禮尊長或督過輒長跽請罪必得解乃已閭里慕之謂州里篤行君子也子元璧仁孝好施有父風然侃侃不阿潔度而高朗孤弱者多倚以爲植竟不壽子淵舉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自有傳璋元璧皆累贈如淵官

劉敬先傳

[illegible]儼字敬先其先真定人父貞官海塩學訓遂家於澉川儼博學善詩文有古行娶雙瞽終身敬愛如賓家貧授經門人有貧者恒却其贄而周之衆友人流憩常死無所歸儼惟有田三畝鬻以葬之後雖屢空不悔也其詩豪邁與寄不凡嘗賦久雨詩有云百年海內無奇士六月山中尚夾衣其寄傲深矣遺稿若干卷董從吾澐爲之序而梓之

奉化王汝林

王汝林奉化連山人性倜儻好施凡貧病塡門者拯之

不厭遠近慕其名陸司寇瑜時爲邑庠生貧不自存往詣林而兩人素昧平生林時浴於溪陸以謁告遽起而入攝衣延之上坐盛爲之禮次日林即遣人濟陸之家然不以告也比留連旬日陸乃自言其情曰竊慕公子高義幸而救我其如家累何則出陸家謝啓示之陸起拜曰不虞君之恩亦深矣辭之歸明日林乃張盛具餞而送之凡寒暑之衣畢備且贈之白金陸辭勿得陸貴不相聞者久之及陸以刑部尚書致仕還謁郡守李行見繪諸人於壁汝林與焉陸問此壁間之人善邪惡邪

以爲惡則善人在焉以爲善又何善之多邪李曰否此皆積惡吾欲置之死耳陸曰餘人吾弗知若王汝林者豈非奉化人邪李曰然然則公誤矣因備道其善狀而汝林弗之知也蓋於時台有解盜者汝林遇諸塗曰盍過殺之盜聞而憾之誣爲窩主李卒釋而弗問竟亦不爲謝

尚義仇必顯

仇必顯海寧衛右所人也兄弟四人長武昴仲必達季弟必侃痛父早亡乃同居爨輪掌家政四人者晚或聞

室人言明發必白之無蓄疑以故久無間言人名其堂曰和樂堂必顯嘗往嘉禾至尚胥見孪骸横于路寄聲必逵施之棺歸尚未欽乃問之必逵必逵曰恐人疑之曰吾實憐惘何妨也卽買棺殮之遂謂必逵曰自此施五百棺以濟死五百絮襖以濟寒沿塘鑿井五十以濟渴數必五者一爲父母四分之弟兄正統四年夏四月百戶杜忠率衛卒乘戰艦禦倭沈家門遇颶風覆之漂依窮島七日不食乃出粟五十石募漁筏救之得生者七十二人羅拜於門求償其直不許嘉禾李旻作尚義

記以表之

楊允恭欽

楊允恭名欽以字行鄞人也先治舉子業累試不第遂弃去居家以義烈聞嘗憫鄉人湖田重稅之苦間涯走京師上書闕下具陳湖民重困逃亡之由援慈谿花嶼湖田全折之例累疏不下瀕死者數迭不為止卒得請行省勘覆議如所奏而督儲使者牽制之詭行而止允恭後三上其情并論牽制之弊一時姦胥猾吏雖抵於法而時方多故有司內懷疑懼莫敢先發太守林富力

主其議曰上不失朝廷惟正之供下可以舒湖民偏重之困上下帖然無或異議竟得全折如花嶼湖例民困始紓懽者更生湖民感林之德食楊之惠請於官立祠祀官而以允恭配食焉祠名曰懷惠志報也

刑部主事何贍

何贍鄞人正統間與同邑胡純同升國學純病疫寢內舍鄰里姻舊皆避去無一人問者贍晝夜視其僕饘粥莫藥七日而侯不應贍憂之解衣與並枕抱卧得汗瘳贍亦無恙贍與純後先成進士純每語人曰今日以往

皆何兄所生之年也其恩與父等故終身事聽如事父

李貴

李貴北直隸金吾衛李得弟也正統間得死子勝立甫五歲調定海衛貴越數千里緥負之而至人或說之曰君盡自爲討萬戶侯非孺子有也貴輒罵曰人而獸耶孺子可死吾心可死耶卒保護之惟謹及襲爵輔以政事且數數戒之曰君父不可負也卒用成立人咸服其義

劉景儀鳳

劉鳳字景儀先裔大梁曾祖惆仕元爲海鹽路學諭因家鹽之陶涇鳳慷慨好奇略舉丈夫子九人因大啓家塾延名師以教諸子及鄉之俊秀鳳祖墓在城北近海塘每往墓所見海寧衛官將衆軍乘戰舩哨沈家門防倭遇颶風率多覆沒著每更番哭聲振地鳳憫之具疏上奏略曰海東遼遠防彼失此枉喪生靈無益請罷之立沿海堡戍便部下其議責居民能保百年無事否鳳乃椎牛釀酒大會里中賢豪曰吾願以一家衆口保設有事請伏辜咸曰諾遂覆奏准罷沈家門之役去舩立

堡增戍以防此正統間事也迄今幾百六十年歲免生命數十百人其陰功何可量也鳳卒以子秦貴封御史而孫琦與曾元諸孫若朮炌皆繼相成進士稱世家則冥冥之中所以報鳳者亦不薄矣孰謂天道無知耶

徐蒙六

徐蒙六永康人正統十四年括寇掠境居民多逃竄城邑俱遭兵燹先是縣收塩課銀數百兩付蒙六傾銷未交官而寇至蒙六以棺貯埋土中而逃人無知者後寇退官將重徵於民蒙六稾其銀以獻曰銀故在勿徵也

官大異之顧而歎曰此善人也其後必昌子孫果多爵
位云

孝廉張朝貢璡

張璡字朝貢嘉興人舉鄉薦性孝友其妻以疾不悅於
姑姑命出之璡心知其無罪令歸依母氏終身不娶與
兄同孝養內外無間言屢上春宮不第遂隱居杜門衣
食不給恬如也郡守徐盈高其誼屢枉過咨論政事璡
未嘗干以私卒無以歛盈爲具禮葬之

夏叔振

叟叔恢嵊人天順初客越城中飲於酒肆時傍坐客被酒忘其囊去恢獲囊視之約五十金疾追其人弗及明日仍俟於其處失金者號泣而來遂挈以畀之觀者莫不歎賞久之恢夢一老人抱一兒與之旣而得子雷領鄉薦

解元盧中夫楷

盧楷字中夫東陽人自幼英敏天順壬午以春秋中浙江鄉試第一人太學時祭酒邢讓陳鑑司業張業以與簿侵饌錢抵罪楷方歷事中書會欲救之或曰無益且

得異奈何楷曰師生猶父子也父既溺子可偃畀而不號呼以救之乎遂率同舍百餘人伏闕上書卒白三人之枉公卿間高其義以方唐之何蕃云卒年三十四有子有行而用不究命也夫所著有可齋集若干卷藏於家

陸本深源

陸深字本深自嘉禾徙居海鹽家貧年十二備書給養遂工書弱冠贅于劉劉亦貧執爨樵前力耕耘勤貿易遂累貲萬金腴田千畝然布衣蔬食如貧時性孝友父

遺盡讓之兄弟爲諸猶子婚娶如巳子成化壬辰大歉爲粥以食飢者隣婦每伺炊畢相率携幼稚入竈下飽飧懷飯隻出弗問繼來亦弗拒遂勅厨中每日多作數十人食以待來者隣左右數十家遂竟日不舉火逋租佃戶入市貿布綱紀奪其布與之俱來竟還之責綱紀曰以布易粟家中必枵腹待餐忍奪之耶好延納四方遊士戶屨恒滿即徘淹數年敬禮無倦容客有持宜公族請來者曰素聞宗派請收之曰財非所吝海溢失譜久矣不敢妄冒說者以比狄武襄曉同劉氏脩鹿門之

槀書八十四卒、里中胥食其德者相率爲位而哭之

俞統

俞統永康人成化十九年大水統之室廬妻子悉沒於洪流中、栖栖無止、孑然一身、先是有商人市苧者寓數十金於統家而去及是聞變號哭而來統曰無痛爾爲也家雖破銀幸埋土中尚無恙遂發其藏而還之封識宛然人服其誼

古人趙廷時元鋊

趙元鋊字廷時、天台人、少讀書、務踐履不事章句孝弟

娵雖之行一無可觀而尤重內外之別嘗寓武林傭人女恃其姿夜奔之郤即拂衣起去之家貧而好聚之簡衣食以務施無倦色租墓茂植松柏為惡隣砍伐殆盡武節邑大夫欲繩以法郤以詩謝曰千載白雲長自在十年之計等浮漚將嫁女買婿詢是良家子郎擇配先以女奩贈嫁之先後邑大夫重其行皆躬拜其門歎曰忍難忍事順不順人其羣鳥之鳳羣獸之麟乎哀今有詩曰茅屋山中老和雲日稼穡縣官強一見雲氣尚沾衣李文正東陽嘗以扇書詩寄曰京國由來不記春擇

之人遂身應頻天門拾得青鸞尾寄與山齋掃白雲居植手不去書每夜半思所讀書中意旨輒起持書坐迨曉有所得欣然忘寢食人以鄒行不媿古人皆以趙古人稱之年九十餘無疾而逝人或以為仙云

夏世康安

夏安字世康海鹽人為人慷慨負義氣篤倫理重然諾有祝仲容者江右人也隨其父丞海鹽老而無子不能歸遂依世康世康為治田宅切比其居聽以子昇往為之婿無何仲容死或謂盡并宅者所費不許無何而子

升又死或又以爲言世康笑曰仲容所以託吾者徒以其妻女耳今身死婿亡其妻尚在亡友之約吾可背之乎自是周恤益厚終其世不變平生言動不苟喜怒不形信義所孚咸稱長者非特一里社間也壽八十卒

教授周良佐相

周相字良佐奉化人淳謹篤實嘗游學外滸夜有女奔之拒不納詰旦即辭去主人初不省其故已而女有醜聲始知之赴省試有友疾於舟同行皆弃去相獨留護視之及不起出已貲備棺衾親爲之含而歛焉後以貢

司教荼陵諸生貧乏之者輒以俸餘濟之束脩之饋不問也諸生頌其賢而祠之學宮居家以孝友稱家有地累世爭訟不決至於婚祭不通相以義讓敦睦如初丁內外艱疏食水飲終其喪撤居不蔽風雨薄田不贍饘粥而周死恤貧開義塾以教族子弟尤人所難云

周舜龍廷澤 子禎礽祚穉附

周廷澤字舜龍山陰人富而好施每歲飢輒捐粟作糜粥以賑或病死則爲義棺義冢以瘞之鄉人有厚負其租者攜其子鬻於市廷澤聞之遂焚其券又嘗捐金爲

錢清石橋工費鉅萬至今往來者賴之其後四子稹矜

矜穉及其孫皓相繼舉進士致通顯人以爲行義之報

矜尤長於文學有周氏集爲詞家所稱

張守度尺 父璣附

張尺字守度台州人父璣爲涿州守潔清死無以爲

世稱爲廉張尺少孤無田廬族人使爲行者尺曰我儒

家子啜水坐甏足矣何事外道乎傭書取直以糊口浙

藩使泰徹者涿州遇士也聞之招爲掾弗肯遺之金弗

受問所欲曰願讀書延與其子同學旋卽辭歸泰亦不

饒强也只念涿州垂殁求一綿襖不可得遂終身不衣綿歸老結數椽以居復齋之以鑴父墓碑平生與物無求與人交必有終年八十有七卒無嗣時故人黃縉乞休居山中幸其姪孫彬往歛之而葬於涿州公墓左縉復泣而爲之銘曰台之山兮秀以銛台之人兮多介恬孰厥考德以賢嗟先生兮繼貞廉夜臺寂寞兮淚以沾清風悠兮白雲濳嗟吁先生兮在兹崦

鄭飲賓修

鄭修括之縉雲人也喜讀書甘恬退古心古行塵視紛

華至于酬酢當世毋事必依長厚家傭有匿稻稿下者或發焉修曰急舉之毋令若臥我知也邑侯重其誼欲見之辭不可及以鄉飲請修曰茲禮也乞言而退一語不及私

徐望之文彪 于于奎于厚友徐于元肩禮附

徐文彪字望之上虞人抱道積學工詩文正德間舉賢良文彪以母老辭有司敦趣乃行當是時逆瑾方專恣而謝文正遷以忤瑾請事去文彪至京試吏部用肅傳奉關節瑾冤果以爲文正鄉人怒甚下之獄榜掠幾死

械戍鎮番鎮番積壞流沙在中國萬里外文彪處之怡然諸武弁子弟相率來學與之論說不倦居三年[illegible]詠乃赦還初文彪二子子望子厚聞父難奮以死從兄弟[illegible]而往屬虜旁塞阽危百端乃達戍所卒護父以歸歸二十有七年而卒時餘姚徐子元周禮應聘與文彪同下獄遣戍亦同而文彪所造特深當罹禍時賦詩慷慨無戚容及歸廬西山益事嘯咏絕不談往昔事復好施予創義田賑饑恤死鄉人懷之所著有貞晦集

夏雷 子日葵附

夏雷秀水人有叔壁客姑蘇餘三十年垂橐而歸病不起爲治殯斂旣辦識知吳人有巧負壁貲者索歸悉畀世母無所私 [illegible]松爲怨家所搆往來居間費數百緡松家至今尸祝之隣有少婦窺雷獨寢擲餘桃以啖之而發赤流汗脫身走晚被旌額賜章服里人以爲榮子日葵句容令以循良稱

周繼實夢秀

周夢秀字繼實嵊庠生也苦志獨行以孝友稱時有例廪生限年起貢一生年踰六十不得貢次當及夢秀夢

秀曰我儕可待若不責無後期卒推以讓之其父別駕賫佃寶性寺爲宅既數十年增飾堂構且數百金麥秀以爲非義請於父復捨爲寺而別僦數椽以居風雨不蔽無慍也卒鄉人祀之學宮郡守蕭良幹題其阡曰高士之墓

給諫周孟登崑

周崑字孟登崇德人登嘉靖癸未進士溫醇簡厚篤學好古令玉山清白自持聞羊鳴以決疑獄方伯侯濟作鹽羊記以紀之謁進賢以艱歸服闋補新塗歷刑科都

給事中凡所建白不激不隨罷官盡以遺産讓兄自甘淸約人稱爲篤行君子云

陸忠順美

陸美字忠順平湖人幼入邑庠再試不第遂隱居泖上終其身杜門不出爲人醇茂不嗜芬華耿介不隨流俗一言一動具有成矱宗黨數百人皆嚴事之餽顯貴者無事不取要爲篤於友愛遇凶歲損貲與諸父昆弟易其田而代其賦至豐年則奉以還之弗以吝其窶甚者每計月授之食宗黨里人無不高其行諳者有司兩請

爲辭歛大賓、俱以疾辭、邑侯劉士璞假道過其閭、請見、及一揖談、自以爲相見之晚、明日試諸生以過宋見孟子爲題、邑人莫不歎其盛德之足以取重也、年近八旬不卧疾、忽具冠服而逝

鎭江通判陶公重廷錦

陶廷錦字公重、嘉興人、嘉靖壬子舉於鄉、孝友天植、清介自持、友人坐事逮捕、昏夜持數百金授之、且示以無還期、立爲封識、授婦其後友人事雪、舉橐歸封識宛然、族兄翁死、無適爲後者、威里欲立其子力辭、議剖腴田

田百畝爲食貧計亦不受已任理饒州匯判鎮江俱以

廉幹稱卒於官

施濟

施濟歸安人居家修雍睦之行設義塾以訓族屬子弟

使就食爲實至墓墓所適有盜砍其冢樹者即蔽身林麓

間俟盜砍完下地乃使人從容召盜語之曰吾不汝追

恐汝墜地此樹皆吾祖宗神靈所依愼勿再爾盜愧謝

棄所砍去濟令家人昇而與之

成義士器

成器字不器餘姚人喜讀書工詩文好擊劍以義俠自
喜每聞人間有不平事輒瞋目大罵海內有賢豪長者
私心嚮往雖千里若在室中不義之夫即富貴薰灼直
蔑視之以爲此梟羊吉了也何得比於人數以故人人
遠之後亦不喜歷覽人每日吾眼前不見俗子覺意氣
更遠時中官王振竊亂朝政翰林侍講劉球露章劾之
振怒矯旨下錦衣獄瘐死之器聞之輒瞋目大罵曰閹
奴之禍至於如此東都黨禍將復見於今日吾恨不得
上方斬馬劍斷此閹奴頭耳乃即邑中龍泉山頂爲壇

祭琢祭畢以儀班諸同志其祭文歷述古今稚圻之爲凡二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名其地曰祭忠壇祝者謂與宋謝翱祭文文山於西臺同一義憤云

龍江驛丞杜守經傳

杜常字守經竹月隱公之長子孝友天至有弟三人曰昇曰晟曰昂悉推世業與之而獨肩養生送死瑣屑諸務昇以游學死於揚躬往歸其喪曰於我乎瘞昂未有室曰於我乎室女兄嫠而貧其子猜弗振也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葬他如厚奩以資從女者三如其女

猶責以弃人之不能食者如其食諸種種義行都若此
初爲奉化功曹同曹掾有患疫癘者衆徙以避甯曰夫
同舍中兄弟也而急乃弃之乎躬視湯藥或竟夕不寐
其人有妾而弗踰也衆頗疑之常每往必與其僕借明
燭達旦久之人始服其至誠後移役蘭谿晨出於路拾
一青囊中如有金也歸而懸之廨舍往跡其人於亡所
俄有泣而至者曰我里役也掌收都料持五十金輸縣
將天未曙假寐道左會縣官倉卒至前驅避而遺之冤
無以償矣甯曰收汝泣吾以是待君久矣即挈而授之

其人以十金爲謝、帥曰、君謂有還金而望取分者耶、辨而去之、楓山章先生、理學名臣也、見帥輒禮之、謂他客曰、此其人素行合乎聖賢、安敢以掾吏少之、已而授廣西龍江驛丞、上司薦其幹、會有以毒藥自殺者、誣怨家殺之、郡守謂怨家實殺之也、而當之死、具獄上憲司、刑移帥覆訊、訊乃反而出之、守惡其反也、咎焉、帥歎曰、嗟天乎、辨冤而死、可矣、咎何憾耶、後征蠻事起、毫寇機之督兵以此、嬰疾、卒於郵舍、聞者皆哭曰、義士而以養死耶、無不致疑於天道云

鮑人吳三五

鮑人吳三五者、冀之蒲陽人也、以屠爲事、善治鮑、韓長公爲蒲陽令、喜賓客、令置酒、召三五爲具、數嘗令意三五、時時給事縣中、令察三五馴謹、不譙讓、値令上計、三五從至彭城、黃河冰不得渡、度且失期、泗上亭長節會曰、旦日第開冰渡、令信之、旦甚寒、會泗水大至、舟半渡冰合、上流冰如矢石、下擊破舟、徒屬皆號呼爭脫死、令棄舟走冰上、冰解、令出沒水中者三、令舍人韓祿下索令、令執舍人手、俱不得濟、三五頓足曰、公死矣、借公不

祥乃起令令呵止三五毋俱死三五又溺一丈夫廝酒上垂綆下三人引綆賴不沒舍人大呼曰我公貴人活我公者予百金於是船人崔湘剌船開冰來出三五三五謝曰臣死且不恨亟活我公我公長者也崔相出令載機船中大出舍人大出三五三三五死矣無何令活令仰天哭曰嗟乎三五從予千里游奈何以予故殺三五哉乃傾橐中金治衣具葬三五彭城西汪司馬道昆論之曰吳三五市井之鄙細人也方其鼓刀以屠錄錄未有奇節及事令不見知一旦急令之危顧傾身爲令死

輩烈丈夫何加焉余嘗過浦陽其俗殷擬纖嗇少壯士令猶能得死七則自令賢矣

文學吳子匡元良

吳元良字子匡錢塘人弱冠補邑博弟子員性豪邁樂施以節俠自喜善詩文工書真行皆徧詣當其得意咄咄過人不耐治生客至傾橐有一錢亦留飲酣暢客有不勝酒力去者輒曰俗子彼來敗人意以故里中酒人無日不過從吳長公飲者父殁遺券數十紙中屬杭人者計貲可千餘緡元良悉召其人諸曰吾書生雅不習

敢責事諸君各取券去多有因卻者元良勉之曰無慮我若盈時割餘以從我酒費不後也皆感謝去其外屬吳人者貲略稱是元良不知其家持造吳亦中焚之諸市人日願傳語鄉問有貸杭吳長公責者吾已焚券無須歸直也時華亭徐相公階督學兩浙獨高元良奇士厚禮之既去時時寄書問吳長公無恙耶元良裁謝外一不涉干請亦未嘗以此矜之於人其操履如此後感不平事長吁數聲汗漉不收遂卒

趙宗良歷驛

趙[illegible][illegible]字宗良系出宋魏悼王之後六傳而忠訓公嘉監潭州使者扈蹕南渡賜第婺之中興里勝國時宋遺士若仮更徙城北潼塘其自潼塘析居覺山則自璟清叅政悳始也璟為璟清六世孫少讀書有大志人賛自監大為呂蔚歲南渠公本所實識每每語人曰此王[illegible]千里駒也性尤篤孝事兩尊人無違色有疾必躬嘗湯藥而進之衣帶不緩甸不解事伯兄如事父其處里族由由如也事有和而無唱人有敝而無否望之似木雖矣父雙泉公嘗目顧之而歎曰我家門戶大族殿而扇

見責戔戔者如嚴人儒狢何騶跪謝曰見何知知忠信
篤敬可行蠻貊而已雙泉公笑而起曰見故當勝我未
幾而南渠入相折節召騶謂若第就官慮無不如意者
騶笑曰相公故國士我而我乃借相公官乎讀書自若
尋以哭母喪明乃拊膺太息曰天乎天乎奚以我爲是
掏掏者邪姊援例授某州別駕生平銜繁胥庋之高閣
日吾以付後人故居家庭義方更肅雖含飴弄孫不廢
句讀比總角即編次往昔嘉言懿行衍爲詩歌俾之諷
法故子弟即甚聰無不事之如神明者暇日與俗之是

躬耜耨耕耘山中、花朝月夕、曳杖徃還、酌酒賦詩、修香山洛社之業、卒年七十有七。瓚性好施予、人以急告者無不折券相付。族叔某孤貧無依、瓚養之終身、死爲制服躬爲葬祭。瓚既專志下闈、不屑屑家人產、於先世田廬無所增闢、歲入之羨、半以行義、前後所卹賑無算。爾其妻盧安人賢、更出簪珥以助之、人以方之梁鴻孟光云。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終